最高的獎賞

——為新年祝賀教師們而作

•記者•

明天就是一九五五年了。

教師們上完了一九五四年的最後一課，笑着拍拍身上的粉筆屑，說聲：

「好啦，明年再見吧！」

現在，每位教師都收到了一張端端正正的紅紙請帖：「為了感謝您一年來辛勤的教導，……」不看便知，今晚，全體教師將被請去和他的學生共度除夕。

「醉翁之意不在酒」。做老師的嚮往的不是今晚學生們準備好的豐盛晚餐，而是那千百隻眞摯的眼睛裏透出來的對先生的敬愛和謝意。

人們記起了今年學生「五四徵文」時在「新清華」上發表的房七一學生周翠：「獻給我們的老師」的詩句：

就在這些平凡的革命工作裏，
您為祖國建立了功勳。
人民不會忘記你，
我們會深深地繫念着您。

遠方來信

人民的確沒有忘記他們。就在前幾天，國家又給每個人的工資普遍提高了百分之五到十一。人們用尊敬的眼光注視着教師，學生們寫信來賀年，畢業生從全國各地寄來了感謝信。「桃李滿天下」。教師，是有理由為他的職業和勞動而驕傲的。不久以前，電機系電機製造教研組接到一個好消息：就在一九五三年畢業的電機製造專業學生林文、王宗漢已當選了瀋陽市一等模範工作者，由於他們創造地利用同步電動機裝置成交流變磁流的設備成功，受到瀋陽日報的表揚。再看看教學改革後第一屆畢業生吧：金專鄭鍔從第二機械工業部某校來信說，他一到，學校就要他在寒假後開出三門課：公差，夾具，刀具；而且每門課每週五小時，共十五小時！分配到西北工學院的鑄專學生胡萃華等四人來信說，他們一去就要他們指導同學的機械製造工學的課程設計，因為那裏還沒有人做過這樣的設計。「我們四個人就成了活寶了」。還有，鑄專倪品青分配到瀋陽機床一廠的時候，正好新到了一批造型機，廠裏的人不懂得怎樣安裝，而倪品青到廠後，就成為他們的「專家」了。他自告奮勇地担任這個安裝工作，因為，「正好，在學校裏就學了『鑄造車間設備』這一門新課。」

這都是他的學生

現在，你也許會點頭讚歎：「嘿，這些小伙子可不簡單！」但回過來，你又要自鳴得意地唸起你的學生周翠的詩來了：

「這些年青人啦，
——這都是他的學生！」

可不是，在他們的來信中，不是衆口同聲在說：「老師們辛苦教給我們的東西，都用上了！」「感謝老師那本辛苦翻譯出來的講義，現在我們又像寶貝似地傳給我們的『下一代』了！」鑄工教研組助教任邦弼同志記起他開「鑄造車間設備」時，一點中文英文的資料都沒有，就是抱着一本俄文原著自己死「扣」，終於第一次給鑄專開出了這門新課。那時，他自己覺得講得很糟，同學意見很多，他也鬧了點小小情緒。現在，倪品青居然就靠他這本講義去當起瀋陽機床一廠的安裝「專家」了。「看來，我講的並不完全『砸鍋』，對國家生產還是有貢獻哩！」他表示要好好再改進，要使同學出去眞能當上專家才行。

培養專家，這眞是光榮的任務。

再有沒有比看到自己的勞動的成果在國家建設中所起的作用更叫人欣慰的事了。青年們圍着你，親切地稱呼你為「老師」（這眞是世界上一個最了不起的字眼！它使老教師感到安慰，他使青年助教感到突然的喜悅和……忸怩不安！）他們用信任的和渴求知識的眼光望着你，而你，滿有把握地侃侃而談，忘掉了昨天晚上查字典、翻資料、背講稿的尷尬局面。現在，他們從鞍鋼來信了，從第一汽車廠工地來信了，從新疆新建的發電廠來信了，從西藏的公路上來信了，他們異口同聲：「感謝您，您教給我們的本領，用處可大啦！」還有什麼比這句話更使你滿足的呢！——這是人民對教師最高的獎賞呵！

這樣走過來的

但是，這個獎賞並不是容易得來的。

年終結賬，人們愛回過來數一數教學改革以來我們做了些什麼。人們不喜歡去記那些叫人吃驚的統計數字，譬如：我們開出了一〇九門前所未有的新課，新建了二十九個實驗室，有百分之九十六的課程採用了蘇聯教材，有九十八位新助教登上了講台，進行了七十九種課程設計，現在四年級學生又將全部開始畢業設計了。從建立專業、訂教學計劃到教出五年制學生按蘇聯榜樣畢業出來，人們把這一套叫做「過河」，而人們是在過河的時候才學會游泳的。

當然，就不能不困難重重了。

六十六歲的金濤教授從俄文拚音學起；為了親自動手試作畢業設計的王遵明教授還去學畫工程畫；助教方萃長一堂課過去備課竟達二十多小時；助教鄺守仁在第一次上課時的每一句話都事先寫好在講稿上；而最近，材料力學教研組甚至還把講員講課錄音下來一句句分析研究。……這在過去，要不是當作千古奇談，就會視為愚蠢。但今天的人並不是傻子，人們也並不美慕解放前那種「備課時間只是在從宿舍到教室的路上」的作法的聰明。有人告訴我：「現在，是跳下去過河再說，走點彎路，有點拖泥帶水也不怕！」黨的領導，蘇聯專家的幫助，再加上全體教師一起努力，這就是我們勝利的保證。

眞有意義

生活要求着高速度。王崇倫的車刀指向了一九五八年，我們教師的粉筆，跳過了從殖民地性質到社會主義的整個時代。國家培養幹部的迫切需要，要求我們的老人挑重担，鞭策我們助教「小人穿大衣」。鄒致圻教授要担負的工作日全年超額了二百多小時，要當機製系副主任，要當機械製造工學教研組主任，還要試作畢業設計，還要講機械製造工學；三年制畢業剛一年的機械製造教研組的助教愈受穆要登台給四年級的學生講清華教學改革前從沒有過的「機械製造驗設計原理」，這樣的人和事情是